

她寻子20载,跑遍大半个中国,只因当初一个小小的疏忽—— “视线被人遮挡两分钟 孩子就不见了”

2024 年中秋节假期,58 岁的黄才萍(以下简称萍姨)从东莞来到广州,与几名同在广东寻亲的“同路人”小聚,分享寻亲的经历。“我们几个寻亲家长逢年过节都要聚一聚,用自己的方式‘团圆’。”萍姨说。

2004 年 5 月一个炎热下午,短短两分钟,4 岁儿子刘悦就在萍姨的视线中消失。自此,她和丈夫踏上了漫长、险阻且艰辛的寻子路,直到 2011 年才回归正常生活。

但夫妻二人的团圆梦从未湮灭。年近六旬的萍姨前几年买来直播工具,瞄准发展迅速的社交网络,自学新媒体知识,在网络平台发布寻子消息。“我知道很多失子家庭,通过互联网发布和获取信息找回了孩子,我相信有一天,刘悦也会出现在我眼前。”萍姨说。

■统筹: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李斯璐 潘芝珍

■图片:受访者提供



5月7日
东莞市石排镇李家坊自家小店门口
右脚后跟有硬币大小的伤痕。



萍姨在寻子的旅途中遇上了同样在寻找亲人的“同路人”。



萍姨和另一名家长约好,各自踏上寻亲之路。

萍姨出神地看着寻人启事上失踪的小儿子刘悦的照片。

孩子就在自家店前 不见了

东莞市石排镇李家坊工业区附近有一排小瓦房,萍姨一家三口就居住于此,他们的欢乐与哀伤,都写在瓦房岁月中。

萍姨来自河南信阳,原本在老家种茶、卖茶。2001 年,为了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和丈夫将大儿子磊磊安顿在河南老家,带着刚出生的小儿子刘悦奔赴广东东莞谋生。

夫妻俩在东莞石排镇李家坊工业区附近租了一间 50 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丈夫开出租车,她则带着小儿子刘悦经营着一家小店,卖一些日用百货。

2004 年 5 月 6 日的上午,萍姨打开店门,突然发现外墙上粘贴了一张“寻找郭铭浩”的寻人启事。“有个邻居孩子走丢了。”想到这,萍姨马上抱起 4 岁的刘悦,大声阅读寻人启事的内容,告诉儿子千万不要乱跑,已经有小朋友被坏人带走了。小刘悦点了点头,似乎听懂了妈妈的嘱咐。

萍姨不是没有担心过当地的治安。她所居住的区域周围有不少饭店、服装店,每天的人流量比较大。“从信阳到东莞前,悦悦的爷爷千叮万嘱,叫我们一定要看好小娃。这些年,老人的吩咐我们一刻不敢忘记。我时刻将刘悦带在身边,还叮嘱他不要跟陌生人走,玩耍时别离开商店门口……”

不知是敏感,还是巧合,5 月 7 日中午 12 时许,刘悦吃完午饭在店门口坐着休息。就在此时,萍姨的店里突然进来 3 个体型高大的顾客,他们掏出 100 元,却只买 2 元 5 角的零碎东西。

萍姨身形瘦小,边收款,边朝门外的刘悦喊,想把他喊回家,可是刘悦摇了摇头。“顾客身形高大,他们三人似乎有意挡住我视线。我见状干脆把 100 元甩还他们,没空找零钱,这生意不做了。可是,解释的过程不到两分钟,我再抬头,儿子就不在门口了。我撒腿往门外跑,但是门外已经没有了刘悦的身影。”萍姨回忆称。

萍姨慌了神,她跑遍了整条商业街寻找孩子,却没有任何有效信息;又马上打电话给丈夫以及同在东莞谋生的亲戚朋友,大家分头寻找,均一无所获。

“就短短两分钟。”至今回忆痛苦的过去,她仍自责不已。

为寻子 一家人花光积蓄

事后回想,萍姨发现,事发前其实有颇多蛛丝马迹。

“我的邻居中,有一个男子整日喝酒打牌,没个正经工作。刘悦失踪当天上午,那人曾和另一个陌生男子在店外交谈,还和刘悦玩了一会儿。当天吃午饭前,平时只爱穿拖鞋溜达的刘悦,突然回家穿上了鞋子,莫名其妙地说‘穿鞋子,走得快’。”萍姨回忆称,刘悦失踪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名陌生男子。

萍姨选择了报警,民警在排查时并无所获。“悦悦到底在哪里?”萍姨无助地想,“不怕刘悦去到新的家庭,就怕孩子被坏人伤害。”

为了寻子,她快速出让商店,从 2004 年 9 月起,和丈夫开着平日送货的小车离开瓦房,四处寻子。

夫妻俩在深圳、东莞、广州等地的媒体登了不少寻人广告,凡是人流密集的地方,都贴上寻人启事。其间,他们接到过一些好心人的电话,说有孩子的线索,但等他们千里迢迢赶过去,发现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些给人短暂欢喜和无限失落的假消息让夫妻俩在寻亲路上学会了甄别骗子。“遇到几个坏人,企图乘人之危骗取钱财。”萍姨告诉新快报记者,最大胆的一个骗子,在被揭穿骗局后仍不甘心,三番五次打电话骚扰,不能得逞,便口出恶言。

几年下来,为了寻找儿子,萍姨一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欠债累累。

人生急转,非萍姨所愿:“我很想回信阳老家,父母、公婆都在那里,但我不敢回去啊,别人在外面打工生活得那么好,我却把孩子弄丢了,实在无颜面对老人。”

年近六旬 自学新媒体寻子

萍姨坦言,为了找孩子,走遍大半个中国。2011 年,夫妻俩实在走不动了,这才决定稳定下来,边挣钱边找孩子,毕竟还有大儿子要养。

由于刘悦跟着父母在东莞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她担心儿子如果有一天能想起父母,想要回来,却找不到曾经的瓦房。考虑再三,她和丈夫决定搬回原来的地方,重操旧业。

“商店原址已经被改造,所以我们就在附近又找了间门面,距离之前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闲暇时我都会过去老地址转转,算是一种心理安慰。”萍姨

表示,尽管目前生活稳定,但一家人都没有放弃寻找刘悦。时间是寻子家长的最大“敌人”。年月飞逝,她脑海里,刘悦 4 岁时的模样,越来越模糊。

在萍姨和家人印制的寻人启事中,刘悦的照片还是刚满周岁时留影。“没有为孩子拍照,是最遗憾的。与刘悦分离 20 年了,他的模样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就算擦肩而过,我们也不见得能认出孩子。”她伤感地说,当下唯有将刘悦的特征写在寻亲海报上,以作备忘:“孩子右脚后跟有一块硬币大的疤痕,是小时候坐自行车时被夹伤的,脚背上有小块胎记……”

七八年的漂泊,虽然遇到险阻和艰辛,也有收获。萍姨说,寻子路上,她遇到了一群同病相怜的失子父母,大家经历相似,命运相连,在漫长的路上相互鼓励,相互帮助。

“有一个好心的家长认识‘寻亲圈’的名人——寻子爸爸孙海洋。有一次,这位家长朋友带我找到孙先生交流,孙先生鼓励我们,在网络平台开直播,互相发布寻人启事、分享信息,通过广大网友的传播和转发,扩大了线索的范围。”

萍姨还发现,在一些案例中,孩子们的亲人通过网络找到了他们,这无疑给萍姨夫妇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希望。于是近年来,她不仅和丈夫、大儿子到了公安部门完成采集 DNA 录入数据库寻人,2022 年,已经 56 岁的她注册了直播账号,开始了寻亲直播。

“大儿子毕业后也来到了东莞工作,已经成家,我已成了祖母。现在就等刘悦回家了。不管怎样,我们都不会放弃寻亲,一直在原地等着他回来团圆。”